

孙皓晖 著

大秦帝国

人民日报出版社

7.5
7.3

戰車

大秦

帝國

· 视象派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之三 ·

金戈铁马

孙皓晖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责任编辑：吴 晔
封面设计：罗雪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戈铁马/孙皓晖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6. 3

ISBN 7-80002-800-3

I. 金…

I. 孙…

II. 历史小说-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9432 号

书 名：金戈铁马

著 者：孙皓晖

出 版：人民日报出版社 发 行：新华书店
(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邮编 100733)

印刷者：北京市怀柔中科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版 次：199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10.5
字 数：264 千字
印 数：1—10000 册

书 号：ISBN 7-80002-800-3/G·231

定 价：14.00 元

写在前三部出版之际

《大秦帝国》自一九九三年秋进入案头工作，两年中完成了前三部，同时完成了后三部的基本研究与资料准备并顺利进入写作。我想等到最后一部完成并出版时，一并说说整个写作过程中的有关事宜。在这里，我只就写作、出版的基本方面做几点说明。

《大秦帝国》的原版写作形式是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一百三十六集）。第一部完成后便得到各有关方面的热情关注与支持，容最后一并致谢。人民日报出版社积极主张将《大秦帝国》以历史小说形式出版，以适应大多数读者的阅读习惯。冯林山、宋世琦两位社领导以及责任编辑吴晔，与我共同商定后，由吴晔具体实施技术转换。吴晔做得认真细致且水平很高，很难用感谢二字表述我的心情。“视象派长篇历史小说”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硕士、现任海口市政府官员、精于文学历史的程鹏兄的创议，以与我将来所要写的“正宗”小说相区别，同时便于保留文学剧本不同于典型小说的某些优越之处。

文学剧本的写作仍在进展。当电视剧开机之后，文学剧本当可面世。读者们两相比较，可能会品出点别致的味道。

春秋战国是一个永远激动人心的英雄时代，是中国人心中的一片圣土。诸多朋友与有识之士其所以关注《大秦帝国》，其基本原因是对那个时代精神魅力的向往。就这一点说，《大秦帝国》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一代人的思虑所酝酿出来的。

历史性的艺术作品的写作是研究性质的写作。由于各方面功

力所限,出现的各种错误在所难免。希望手持此书的人以坦诚的批评精神对待之,以使我讲述的故事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愿那遥远而真实的英雄号角唤起我们的人生精神。

孙皓晖

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于西安西北大学

战国中期，魏齐楚三大强国相继衰落之时，东方赵国在大变革后成为山东六国中新的超级强国。秦赵两大强国的正面对抗，掀起了中国战争史上最最为波澜壮阔的一页。

泥沙俱下 莫怨江河
鱼龙混杂 休嫌海阔

连天烽烟血雨落
金戈铁马边城歌
百万旌旗论霸业
千古是非凭谁说
黄土绵绵拥壮士
秋草苍苍埋战车
王冠落地无春梦
侠骨柔肠有情波

兴也忽焉 亡也忽焉
风尘庙堂 成败几多

目 录

1. 洛阳王城 (1)
2. 秦武王举鼎 (16)
3. 咸阳政变 (31)
4. 胡服骑射 (46)
5. 草原大梦 (62)
6. 风云千里驹 (78)
7. 屈子问天 (94)
8. 六国伐齐 (111)
9. 即墨孤烟直 (125)
10. 秦赵初战 (139)
11. 名将末路 (155)
12. 白起备战 (173)
13. 范雎逃魏 (191)
14. 无敌战神 (206)
15. 秦昭王亲政 (222)
16. 烽烟权谋 (239)
17. 赵括统军 (257)
18. 长平决战 (274)
19. 杀谷血海 (291)
20. 战神泪 (308)

1. 洛阳王城

秋日。天高云淡。洛阳王城的宫殿群在阳光下金碧辉煌。

王城内，荒凉破败一如往昔。高高的宫墙殿脊，遮住了明媚的秋色阳光。宫殿庭院笼罩在深深的幽暗之中。从宫中仰视，只有头顶的一方蓝天白云悬挂在宫殿檐角之间。人行到此，如入井中，立即被一种厚重强大不可抗拒的压抑感所包围困扰。

正殿广场上荒草摇曳，雄伟的九鼎依旧默然仁立。时有鸦雀从大鼎耳的巢中飞出，盘旋飞舞，鸣声错杂繁嚣，使沉寂的宫城如同深山幽谷一般。

西偏殿已尘封日久。周显王时期昼夜狂欢的乐舞声没有了。

这是一座金色的坟墓，没有一丝生命活力，仿佛久绝烟火的古庙群落，一片华贵的死亡气息。周显王在这里醉死梦生半个世纪。周慎靓王在这里苟且偷生了六年。他们都守着再也不能发号施令的巨大王座，无所事事地耗尽了生命。现在，这座金色的坟墓又换了一位新主人——少年天子姬延。他是古老的周联邦王朝的第四十三任国王，也是最后一任国王，史称周赧王，意为“令人羞愧的王”。然而这位“羞愧之王”却是东周二十五任国王中复国愿望最强烈的一个。也就是他，为周联邦八百年王权画了一个惨烈的句号。

秋日天高气爽，周赧王却郁闷得要发狂。这天，他身披大红色的绣金披风，头戴一顶精美的白玉冠，长发披肩，在正殿前的广场

上徜徉。他踩着大方砖缝中钻出的摇摇青草，仰望九鼎，一声浩叹，透露出发自生命深处的绝望哀伤的信息。他来到广场东侧的大钟亭下，神色肃穆的望着亭中那口锈蚀斑驳的巨钟，眼中泪光莹然。

周赧王凝望巨钟良久，耳中隐隐响起幽远厚重的钟声，钟声中显露着神圣的权威和号令天下的自信，钟声穿越久远的时间空间，绵绵不绝，滚滚而来。这是我姬姓先祖入主中国、号令天下的王者之音啊！他觉得体内有一股力量如海潮般汹涌澎湃，不可抑制，他冲上前抱起靠在亭柱边的一根木柱，那是撞钟的钟杵。钟杵朽蚀的木屑与厚厚的灰尘飘飞到绣金披风上，卷起一团小小烟雾。周赧王全然没有理会这些他从未见过的脏物，奋力将怀中钟杵向大钟撞去，一下，又一下……钟身铁锈唰唰落地。

“轰——轰——轰——”

宏大而又沉重的钟声轰鸣不断，震撼了这座久无生气的坟墓。卫士、宫女们纷纷从各个角落拥出，惊讶莫名。

钟声在城中回荡。行人们驻足遥望王城，神色迷惘而又惶恐。一位老人神秘地对周围人说：“这钟有八十多年没敲过了……”

街上，一辆又一辆红色官车匆匆驶过。车上官员大多是须发皆白的遗老，或承袭爵位的少年。他们被久违的钟声震动惊醒，慌张忙乱地赶往王城。

周赧王仍在拼命撞钟，脸上涕泪交流。

宫女、乐师、嫔妃们惊异地拥到广场，如一团红云浮动。

惊疑不安的王城禁军三三两两从阴暗的宫门洞中跑出，部伍不整地聚于广场。一名白发苍苍的老将军踉跄赶来，气喘吁吁地站在禁军前列。

官员们的车辆径直驶进广场，惊惶的官员们纷纷从车上跳下，奔向钟亭……

周赧王依然在拼命撞钟，仿佛没有听到身后杂乱的响动。

一名老年官员在亭外向周赧王躬身施礼，大声奏道：“臣，周室

太师颜率启奏我王：臣民已聚。请我王训示。”

周赧王气喘吁吁，依然抱着粗大的钟杵，费力地一下一下向大钟撞去……他满脸是汗，满眼是泪，手与胳膊已被钟杵磨破震裂，鲜血一滴一滴溅到大方砖上……

颜率老泪纵横，上前扯住周赧王衣角，哭声喊道：“我王贵为天子，须得为周室臣民保重哪……”

周赧王被扯，松开钟杵。粗大的钟杵落地，击起一团烟尘。周赧王挣扎着跃身一头撞向大钟……一声清脆的金玉交击，伴着宏大的钟声响起。

颜率来不及抱住，只扯下周王大红披风。他哭喊：“大王——！”

再看周赧王，那顶精美绝伦的白玉冠已被撞得粉碎，头上一股鲜血汨汨涌出……他摇摇晃晃站起来，虔诚地向大钟一躬到地。

吏员嫔妃们不知所措，全场呆立，无声无息。

颜率哭一声：“大王——！”长跪在地。

广场中所有人一起跪倒，哭泣呜咽骤然而起。

周赧王厉声喊道：“不要哭了！”

全场哭声戛然而止。吏员嫔妃们木然抬头，一片茫然。

“起来吧，我有话讲。”周赧王平静地说。

人们悄悄站起，相互对望，眼神中充满惶惑。

一名宫中女医用铜盘捧着药罐、白布，上前欲为周赧王包伤。周赧王一挥手将托盘打飞。青铜大盘偏巧飞向大钟，又是一声刺耳的巨响……

周赧王平静问道：“颜太师，周王室所辖土地还有几多？”

颜率：“洛阳周围五十余里，京畿治四县。”他声音低沉。

“共有民众多少？”周赧王又问。

“洛阳城内十万，周围四县十二万，共有人口二十二万余。”颜率回答。

“王室吏员总共还留下多少？”周赧王眼瞄场中稀疏的人群。

“报我王，自先祖周显王时起，王室吏员大流失。据臣推算，王室朝臣所余不足五十名，吏员所余二百余名，宫中执事人员并嫔妃宫女应有三百余名，总计大约不到六百人……”颜率苍老的声音中透着悲哀。

周赧王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继续问：“王室的天子六军还有多少？”

颜率向那位白发苍苍的老将一点头。老将军趋前躬身，大声回答：“启奏我王，天子六军所剩三千余人，老弱病残居多……”他声音骤然变小。

周赧王惨淡一笑，迈上钟亭前一座石台，平静而又忧愤地开始讲话：“周室的卿臣吏员们，难为你们今日在警钟长鸣时赶来勤王。这口王钟已有三代没有响了！我大周自扫灭殷商以来，已有八百年王业。然自平王东迁洛阳以来，王权日衰，诸侯坐大，礼崩乐坏，天下纷扰。近百年以来，更是多灾多难。七大战国崛起，天下苍生啼血。周室作为天下共主，竟然沦落到孤守洛阳的惨状！今日王室将亡，本王不怨天，不尤人，只怨列祖列宗没有克尽王道，懦弱无能，坐失大好河山……”

全场愕然——非议祖宗，这在守礼的周人是难以想象的。

颜率躬身惶急插话：“我王不可造次……”

周赧王摆手制止，提高声音说：“本王今日宣布：所有王室官吏嫔妃，愿走者走，愿留者留！愿走者，由王室发给二十金以为安居资费。愿留者，须随本王奋发自励，守定王业，等待转机！”

全场感动，齐声喊道：“守定王业，等待转机！”

周赧王大声问：“有愿走的吗……”

一片沉寂，无人应声。

“感谢卿等与我忠贞孤守！”周赧王拱手环礼一周，众人“唰”地一齐跪倒。周赧王大声命令：“自今日起，洛阳王城要变一番天地！再也不能这样衰败荒芜！”

全场轰然齐应：“谨遵王命！”

人圈外忽一声高喊：“报大王——大事不好！”只见一名老将军冲至周赧王面前跪倒，气喘吁吁，手指西方：“大王，秦国大军向洛阳开来，目下正渡孟津南来，已将入我王畿之地……”

全场不知所措，交头接耳议论。

周赧王惨淡一笑：“不要惊慌。这一天迟早要来……”

秋风萧瑟，原野苍黄，茫茫芦苇滩后有黄河涛声。这里是黄河南岸的孟津渡口，秦武王的黑色军团刚刚渡过黄河，铁骑与旌旗之后隐隐可见大片船桅白帆。秦武王乘一辆青铜战车，身披黑色绣金披风，头戴王盔（铜质，“卐”形盔枪，黑色盔缨）手扶车前横栏而立，傲慢冷酷地凝视南方。战车两侧有孟贲、乌获侍立，虽是徒步，却与车上秦武王一般高，状如巨灵神。甘茂乘马于侧后。朝臣、嫔妃群均淹没在迎风飞舞的大旗林中。

秦武王扬起腕上黑色马鞭，高声问：“甘茂丞相，距洛阳还有多远？”

甘茂拱手大声答道：“孟津距洛阳八十里，铁骑大军半日可到！”

秦武王扬鞭大笑：“四百年以来，唯有我亲率大军进入三川王畿！齐桓公九合诸侯，也没有我大秦威风！呵，哈哈……”

四周响起雷鸣般欢呼，刀矛齐举，声震原野。欢呼声浪中，孟贲大嗓子吼道：“大王，你看——”他手指前方，只见一队红色车骑从官道上开来。音乐号角之声隐约可闻。

秦武王目光狞厉，冷笑道：“难道周王小儿敢抗我兵锋？”

甘茂大声说：“大王，臣料这是周天子派来的犒赏使节！”

秦武王又一阵冷笑：“犒赏？哼，还想摆天子排场……大军列阵！”

沉重的号角声中，甘茂挥动令旗。秦国大军正面排开。骑士们

在马上平手举矛立刀，整齐肃然，有如训练有素的战阵仪仗队。战旗猎猎，气氛肃杀。

秦武王的战车单元在战阵中央前出。甘茂一骑立于车侧。

周室老太师颜率作为特使，率车骑仪仗前来“抚慰”秦国大军。使团车骑驶到秦军大阵一箭之遥驻车。遥遥望去，可见衣甲旗帜破旧，“周”字大旗的丝穗已残缺不全，与秦军形成鲜明对比。骑队士卒均为老年或少年，萎靡不振。

颜率从一辆华贵而陈旧的青铜车上被侍女扶下，步态老迈艰难，向秦武王战车走去。两名侍女捧盘紧随。

秦武王在战车上纹丝不动，傲慢肃杀。

颜率在战车前拱手：“秦王入天子王畿，本太师犒赏三军来迟，尚祈秦王见谅。”他的声音苍老悲凉，但却没有一丝惊慌。

秦武王冷冷回答：“来者自来。何敢劳周天子犒赏。”

颜率再度拱手：“周王特派老臣乘天子王车，捧王室天酒抚慰大军。周人秦人，同源出于西土，八百年前本为一族同治，理当以王礼迎秦王入洛阳王城一游耳。”

甘茂在马上向颜率一拱手，插话：“颜太师为天朝三公之首，可知周王还想将这空王位坐多久？”话中有明显嘲讽。

颜率不卑不亢：“周室衰败，确已名存实亡，经不起任何大国攻击，况乎秦国铁骑也？然则周室其所以能在大风大浪中苟延残喘，一则是周室素以仁义待诸侯，从没有开罪于任何大国小国；二则是周室无财无地无军队，大国灭之，不增其国力，又徒然招天下非议。是以灭周者无功也，不知老臣所言然否？”

秦武王突然一阵大笑：“颜太师尚算明智。本王也并非想消灭周室，而只想看看洛阳王城今日气象，看看周天子什么样子。只要他乖乖地守在洛阳，不与六国往来，我大秦不会动他……”

颜率拱手：“秦王英明……请秦王下车接受王室赐酒。”

秦武王傲慢矜持地冷笑：“下车？本王与周王同为王爵，何须下车？”

“周王是天子礼仪。战车之上不能受王酒……”颜率据礼辩争。

车侧孟贲大怒。他大吼一声：“为何不能？！”便大步跨到两名侍女身前，一手卡一名侍女的细腰，两手平伸，两名侍女竟被悠然举上战车。两名侍女惶恐地拥在秦武王两侧。小小车身仅及容身了。孟贲大吼一声：“敬酒！”

颜率痛苦地闭上眼睛，一滴老泪顺面颊流下。

两名侍女吓得忘记了神圣的赐酒仪式，惊慌地双手捧起青铜大爵，却忘记一手扶住托盘；铜托盘“铛”的一声跌碰到战车铜栏上，又飞滚到颜率脚下。托盘下的红绫被秋风吹起，飘挂到那面黑色的“秦”字大旗的旗枪尖上飞舞不停……

两名侍女低身捧爵，惊慌温柔地：“请大王饮酒……”

秦武王哈哈大笑，伸手将两爵王酒一饮而尽，大喊：“快哉快哉！”

两名侍女捧着空爵不知该做什么。秦武王大笑着一手搂过一个侍女，口中喊：“呵，天子侍女……”他如同孟贲一样，两手分别卡住两名侍女的细腰，轻轻向上一抛……

两声惊叫中，两名侍女从空中飘然落地，一起偎在颜率身上……

颜率大窘，慌忙将两名侍女推开，两名侍女跌倒在地……

秦国君臣一片大笑。秦武王大喊：“兵发洛阳！”

黑色军团从大道上向洛阳开进，旌旗如林，车声辘辘，战马萧萧。

周赧王书房里烛光明亮，屋中书架绕墙环立，竹简与羊皮图册成束成摞地码满书架。中间一张硕大的矮书桌上摊开着几本图策，堆放着高高一摞竹简。书架上挂着一把古铜剑鞘的长剑，赫然入

目。屋中气氛肃穆静谧。

周赧王正在书桌前翻动图策，神情专注。

一名侍女悄然走进，柔声报告：“大王，东周公、西周公、颜太师奉诏来到。”周赧王抬头：“快快请进。”边起身迎接。

太师颜率与东周公、西周公相继进入书房。三人施礼：“参见我王。”

东周公是一个五十余岁的沉稳的中年人，身着大红王服，几与周赧王同。

西周公是二十岁左右的少年王子，亦大红绣金披风，轻躁之气盈然于外。

周赧王轻声向内：“上茶。”侍女轻步而入，跪行上茶。

西周公拱手问话：“不知我王何事相召？”眼中却有幸灾乐祸之神色。

周赧王轻轻一声叹息：“我周室已面临灭顶之灾，王弟为何明知故问？”

三人沉默，无人答话。

周赧王在屋中轻轻踱步，以掩饰内心不安：“我周邦中央王室方圆仅余百里左右，还分为三家……百年以前，先祖考王封王弟于巩城，列国称为东周。五十年以前，东周公又将王子姬班封于偃师，遂成为西周。洛阳王室仅余孤城一座，周围五十里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样的鼎盛时代像大梦一样消逝了。百里之地，三周共存。我们有何颜面去见列祖列宗？”

西周公老大不高兴：“分封制乃祖宗定规，有何不好？”

东周公警惕地注视周赧王：“我王意欲何为，不妨直言。”

赧王依旧没有停止思绪：“我们都是姬姓子孙，却相互争斗不休。东周欲种稻，西周不放水；西周欲守土，东周就打仗……河山板荡，周室倾危。我们却阍墙内斗，徒然自伤，令人汗颜不止。”

东周公与西周公沉默，均有不悦之色。

颜率插话：“二位国公明鉴，我王请二位国公前来，欲商对付秦王大兵入周的大事。适才之词，是我王有感而发，二位国公见谅。”

周赧王却摆手制止：“不！秦王二十万铁骑入洛阳，无须商计，但听天由命便了。我请王叔、王弟前来，是请你们商议，我们三周联合为一国统治。王叔、王弟可分掌军权与政权……周室若能日渐复苏，我情愿让位于王叔。”

东周公沉默，铁青脸色，直视颜率。

西周公大声叫道：“联合？！还不是想吃掉我！别做千秋大梦，不干！”

东周公起身拱手：“大王，臣下告辞。请大王好自为之，善保九鼎神器。”

两人面色阴沉，相继走出。

周赧王牙关紧咬，“啪”地一拍书案……却又痛苦地低下头。

颜率：“大王莫要悲伤。裂土分封一旦成立，除非用武力统一。八百年来，没有谁家危难面前自动联合统一啊……血肉之情，难敌王冠宝座之利啊……”

周赧王痛苦地闭上眼睛，两行泪水夺眶而出。

颜率小心地：“大王……明日秦军入城，我们……”

周赧王低沉的声音：“示弱自保，听天由命吧。”

第二天，颜率率领周室官员与王室仪仗，于洛阳城北门外郊迎秦武王入城。官员们服饰陈旧，均为各种红色，排成两列，神态恭谨小心。一方巨大的旧红毡上，是王室乐队。乐手全是中年女人，姿色平常。两列侍女续于官员队列之后。侍女衣饰略为鲜亮，亦稍年轻。两列“天兵”续于侍女队列之后，直延续至城门而止。兵士红衣红甲，破旧不堪，刀矛锈蚀之色显然；老兵居多，白发白须；间或有几名少年兵卒。

全部队列周围是天子旌旗。中间一面大旗中书“周”字，旗上已